

全唐文

全 唐 文

主 编 寒 天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225 印张 505 .44 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5634 - 1029 - 7
定价:705 .60 元

目 录

讨薛举令	1
王羲之传论	4
答虞世南上圣德论手诏	15
答魏征手诏	18
答长孙无忌请诛段志冲手诏	35
民可畏论	38
陆机论	40
遗表稿	52
论时政第二疏	54
十渐疏	62
答刺史杜之松书	84
五斗先生传	91
醉乡记	93
答王绩书	97
求贤制	103
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108
春思赋 并序	128
上武侍极启	157
益州绵竹县武都山净慧寺碑	165

讨薛举令⁽¹⁾

李 渊

大业丧乱，兵革殷繁⁽²⁾，天下黔黎，手足无措⁽³⁾。孤所以救焚拯溺，平此乱阶⁽⁴⁾。蜀道诸郡，深思苏息，远勤王略，诚有可嘉⁽⁵⁾。方一戎衣，静兹多难⁽⁶⁾，而薛举狂僭，吞噬西土，陇蜀道途，恐相侵暴⁽⁷⁾。今便命将授律⁽⁸⁾，分道进兵。其冲要诸郡县，宜率励各募部民，随机殄定⁽⁹⁾。斯则暂劳永逸，贻厥子孙，守国刑家，同享安乐⁽¹⁰⁾。

【注释】

(1) 唐高祖李渊（566—635），字叔德。其先陇西狄道（甘肃临洮）人。祖虎，佐周有功，为柱国，追封唐国公。帝七岁袭封。隋大业十三年（615）为太原留守。五月，起义兵，十一月入长安，拥代王为帝，自为大丞相，进爵为唐王。义宁二年（618）废隋自立，建元武德。武德九年（626），传位于太宗。《旧唐书·薛举传》：薛举，陇西豪强。隋末，自称西秦霸王，割据陇西之地。义宁元年（617）寇扶风（陕西凤翔等地），为太宗所败。武德元年（618）

太宗讨平之。令：《旧唐书·高祖纪》：义宁元年（617）十月，帝为大丞相，进封唐王，“改教为令”。文中自言心志，以期得到民众拥戴。

(2) 大业：隋炀帝年号。即公元605—618年。

(3) 黔黎：黔首、黎民的合称，即庶民，黎民。应劭《风俗通义·怪神》：“哀哉黔黎，渐染迷谬。”手足无措：《后汉书·梁统传》孔子曰：“刑罚不衷，则人无所厝手足。”厝，通“措”。

(4) 孤：古代王侯的谦称。据《庄子·盗跖》：“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救焚拯溺：《孟子·梁惠王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语本此。乱阶：祸乱的来由。《诗·小雅·巧言》：“无拳无勇，职为乱阶。”

(5) “蜀道”四句：意谓四川一带能效忠朝廷，应该表彰。见《大唐创业起居注》：“义宁二年（618）春正月，蜀、汉及氏、羌所在诸郡雄豪并守长等奉帝书，感悦，竞遣子弟献款，络绎而至……梁、益之间宴如也。”（《旧唐书·高祖纪》谓此事在义宁元年底）苏息：困顿后获得休息。《尚书·商书·仲虺之诰》：“蠲予后，后来其苏。”孔传：“待我君来，其可苏息。”远勤王略：不远千里，为王事尽力。《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求诸侯，莫如勤王。”孔颖达疏：“勤，纳王也。”

(6) 一戎衣：《尚书·周书·武成》：“一戎衣，天

下大定。”孔传：“一著戎服而灭纣。言与众同心，动有成功。”

(7) “而薛举”四句：据《资治通鉴·义宁元年》：十二月，薛举寇扶风，袭破唐弼，“举势益张，众号三十万，谋取长安。”狂僭：薛举不听命朝廷，自称西秦霸王。

(8) “今便命将”句：《旧唐书·高祖纪》：“金城贼帅薛举寇扶风，命太宗为元帅击之。”授律：《易·师》：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律，军法。

(9) 冲要：此谓军事上或交通上重要的地方。
(zh)：致。

(10) “斯则”四句：意谓这是一劳永逸为国家和子孙万代造福之事。暂劳永逸：班固《对燕然铭》：“兹可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也。”贻厥子孙：《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孔颖达疏：“贻，遗也。言仁及后世。”守国刑家：《诗·大雅·思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吕氏春秋·审分览·执一》：“以为为国之本在于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刑，礼法。

王羲之传论⁽¹⁾

李世民

书契之兴⁽²⁾，肇乎中古⁽³⁾，绳文鸟迹⁽⁴⁾，不足可观。末代去朴归华⁽⁵⁾，舒点翰⁽⁶⁾，争相夸尚，竞其工拙⁽⁷⁾。伯英临池之妙⁽⁸⁾，无复馀踪⁽⁹⁾；师宜悬帐之奇⁽¹⁰⁾，罕有遗迹。逮于锺、王以降⁽¹¹⁾，略可言焉。锺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¹²⁾，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¹³⁾，分疏密⁽¹⁴⁾，霞舒云卷，无所间然⁽¹⁴⁾。但其体则古而不今⁽¹⁶⁾，字则长而逾制⁽¹⁷⁾，语其大量⁽¹⁸⁾，以此为瑕⁽¹⁹⁾。献之虽有父风⁽¹²⁰⁾，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²¹⁾。其枯树也，虽槎而无屈伸⁽²²⁾；其饿隶也，则羸羸而不放纵⁽²³⁾。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欤⁽²⁴⁾！子云近出⁽²⁵⁾，擅名江表⁽²⁶⁾，然仅得成书⁽²⁷⁾，无丈夫之气⁽²⁸⁾，行行若萦春蚓⁽²⁹⁾，字字如缩秋蛇⁽³⁰⁾；卧王于纸中⁽³¹⁾，坐徐偃于笔下⁽³²⁾；虽秃千兔之翰⁽³³⁾，聚无一毫之筋⁽³⁴⁾；穷万之皮⁽³⁵⁾，敛无半分之骨⁽³⁶⁾；以

兹播美⁽³⁷⁾，非其滥名邪⁽³⁸⁾！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³⁹⁾，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⁴⁰⁾，裁成之妙⁽⁴¹⁾，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⁴²⁾。玩之不觉为倦⁽⁴³⁾，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⁴⁴⁾，此人而已⁽⁴⁵⁾。其馀区区之类⁽⁴⁶⁾，何足论哉！

【注释】

(1) 李世民爱好书法，尤喜王羲之书。张怀《书断》云：“（唐太宗）有大王书迹三千六百纸，率以一丈二尺为一轴。宝惜者独《兰亭》为最，置于坐侧，朝夕观鉴。尝一日附耳语高宗曰：‘吾千秋万岁后，与吾《兰亭》将去也。’及奉讳之日，用玉匣贮之，藏于昭陵。”故唐初修《晋书》时，特亲为王羲之作传论。

在传论中评论书法，断自锺、王以下。他说：“逮于锺、王以降，略可言焉。”锺、王并称，王出于锺而变于锺。锺书分势多，而王书分势少。南北朝时，北朝多师锺，南朝多师王。其后历代书家每

沿此二派以为向背。初唐李世民、虞世南皆属王派，故对锺书有微词。以后擅名书坛的有王献之和萧子云。他说献之字势疏瘦，如隆冬枯树，严家饿隶，笔踪拘束；子云如春蚓秋蛇，略无骨力：都是滥得虚名。其它区区之辈，更不值得一提。大王书之盛于初唐，李世民的提倡是起很大作用的，而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李世民书法之传世者有《唐魏郑公碑》、《唐晋祠铭》、《唐温泉铭》，皆行书。见赵明诚《金石录》。

李世
民

(2) 书契：文字。《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许慎《说文叙》云：“著于竹帛谓之书。”就是说写出来的文字叫做书。契：刻。用刀刻于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叫做契文，简称为契。《诗·大雅·》：“爰契我龟。”

(3) 肇：始。中古：《说文叙》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 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中古，指黄帝之时。按文字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由集体所成，仓颉可能是一位掇拾编辑的人物，而古人率把造字归功于他。

(4) 绳文鸟迹：此指上古的原始记号。绳文：

《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正义曰：“结绳者，郑康成注云：‘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义或然也。”鸟迹：即上注所云“鸟兽蹄 之迹”式的原始文字。

(5) 末代：指商周以下。去朴归华：淘汰了质朴的书法而趋向华美。

(6) 舒：铺纸。点翰：运笔，即写字。《文选》潘岳《秋兴赋》：“染翰操纸。”注：“翰，笔毫也。”

(7) 竞其工拙：较量好丑。

(8) 伯英：张怀《书断》“列传第一”云：“张芝，字伯英。性好书，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尤善章草，又善隶书，韦仲将（韦诞字）谓之‘草圣’。又云：崔氏（崔瑗）之肉，张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伯英草行入神，隶书入妙。”临池：卫恒《书势》云：“张伯英精草书，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今称习书法曰临池，本此。这里是说书法。

(9) 此句是说：已经没有遗迹了。

(10) 师宜：《书断》“列传第一”云：“师宜官，

南阳人。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至者数百人，八分称师宜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能。”悬帐：《书断》言梁鹄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书知名。魏武甚爱其书，常悬帐中，又以钉壁，以为胜宜官也。李世民以悬帐为师宜官书，恐别有所本。

(11) 锺、王：锺繇、王羲之。《书断》“列传第一”云：“魏锺繇（公元151—230年），字元常。繇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曹操）、邯郸淳、韦诞等议用笔。……繇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若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草书则卫（卫恒）索（索靖）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也。太和四年薨，迨八十矣。”《三国志》有传。《书断》列传第二云：王羲之（公元321—379年），“字逸少，旷子也。七岁善书，十二，见前代笔说于其父枕中，窃而读之。……不盈期月，书便大进。卫夫人见，语

太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诀，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三十三书《兰亭序》，三十七书《黄庭经》，书讫，空中有语：‘卿书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自言真胜锺繇。……逸少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逸少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具入神，八分入妙。”《晋书》本传云：“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按即行书），江左中朝莫有及者。”

(12) 迴绝：高绝。

(13) 布纤浓：谓笔画的粗细浓淡。

(14) 分疏密：谓字体的结构疏密。

(15) 无所间（jiàn 谏）然：《论语·泰伯》：“禹吾无间然矣。”何晏集解：“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复间厕其间。”《广韵》：间，厕也。厕：次，杂，参与。无所间然，意思是说毫无遗憾。

(16) 体则古而不今：谓锺繇书的字体保守古人的东西较多。锺书尚翻（即书家所谓外拓法），真书亦带分势（八分书势）；王出于锺，而易翻为曲（即书家所谓内 法），减去分势。这里说的今古，是以

书体中所含分势多寡而言。

(17) 字则长而逾制：指每字的结体采取横势，其长度不合王书采取纵势之制。唐太宗学王，故谓锤书逾制。

(18) 大量：大概。

(19) 瑕：玉上面的斑点，引申为缺点。

(20) 献之：王献之，王羲之之子。《书断》云：“王献之，字子敬，尤善草隶。幼学于父，次习于张芝，尔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合天矩。……子敬年五、六岁时学书，右军从后潜掣其笔，不脱，乃叹曰：‘此儿当有大名。’遂书《乐毅论》与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如大，则尤直而寡态，岂可同年。唯行草之间，逸气过也。及论诸体，多劣右军。总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皆入神，八分入能。”《晋书·王羲之传》云：“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

(21) 饿隶：饥饿的仆役、奴隶。

(22) 此句谓像枯木一样没有弹性。槎(chániè 茬孽)：就是木桩。树木被砍成斜头的叫槎，

砍过后再生枝条的叫 。

(23) 羸羸 (j léi 机雷)：受拘束而瘦弱。

(24) 翰墨：笔墨，指书法。病：毛病，缺点。

(25) 子云：萧子云。《书断》“列传第二”云：“梁萧子云（公元487—549年），字景乔。武帝谓曰：‘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卿斟酌耳。’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一字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建一小亭以玩，号曰萧斋。”飞白：书体之一，笔画枯槁而中空者，后汉蔡邕所作。灵帝时，蔡邕诣鸿都门，见工匠用石灰帚写字，因归作飞白书。《南史·萧子云传》云：“子云善草隶，为时楷法，白云善效锺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其书迹雅为武帝所重，帝尝论书曰：‘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 ，当与元常并驱争先。’其见赏如此。”

(26) 江表：江之外，即长江以南。

(27) 仅得成书：谓只能写成字。

(28) 此句谓：无男子的气概，喻笔力柔弱。

(29) 萦：旋绕，缠绕。春蚓：春天的蚯蚓。

(30) 绾 (w n 宛)：把长条形的东西盘绕起来

打成结。这里是缠绕的意思。春蚓秋蛇：比喻书法柔弱无骨。姜夔《续书谱》云：“唐太宗云‘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绉秋蛇’，恶无骨也。”

(31) 王 ：《晋书》本传云：王 ，字仲祖，哀靖皇后父。少时放纵不羁，中年克己励行，有风流美誉，喜愠不形于色，以清约见称。善隶书，美容姿，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邪！”初辟为司徒掾，终司徒左长史。疾笃时，于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按《世说新语·品藻》云：时人道阮思旷韶润不如仲祖。“卧王 于纸中”，盖谓萧子云之书，姿容韶润似王源，无丈夫之气。

(32) 徐偃：黄庭坚《林为之送笔戏赠》诗云：“张鼎徒有表，徐偃元无骨。”任渊注：“《后汉书·东夷传》注云：《博物志》曰：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于水滨。孤独母有犬名鹄仓，持所弃卵，衔以归母，母覆暖之，遂成小儿，生而偃，故以为名。《尸子》曰：偃王有筋而无骨，故曰偃也。”按“坐徐偃于笔下”，即谓萧子云之书如徐偃之有筋无骨。

(33) 秃：写秃了。千兔之翰：谓上千个兔子毛所制的笔。兔毛可以制笔，故以兔翰指笔。

(34) 此句谓：聚拢来也无一笔见到字的筋。

(35) 穷：尽。万 之皮：谓上万张 皮的纸。

(g 骨)： 树，落叶乔木，树皮纤维可以造纸。也叫“构”或“椿”。 皮可以制纸，故以 皮指纸。

(36) 此句谓：收集来没有半分见到字的骨。

(37) 播美：传播美名。

(38) 滥名：滥得名声。滥：失实，虚假。以上十四句皆批评萧子云的字无骨力。《书断》“列传第三”，“唐太宗”条：“尝谓朝臣曰：‘吾临古人之书，殊不能学其形势，惟在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

(39) 篆素：指书法。《文选》左思《吴都赋》：“鸟策篆素。”注：“篆素，篆书于素也。”

(40) 点曳：点画。工：巧，精妙。

(41) 裁成：成就，此指结构布白。

(42) 胡小石先生《书艺略论·论欹正》曰：“后世结体尚平正，至清代之殿体书而极。然是书之厄

运，今谈者犹病之。古则不然。周书如《孟鼎》、《毛公鼎》之类，势多倾左；《散氏盘》独倾右，自树一帜。北朝诸刻，如《龙门造象》、《张猛龙》、《贾使君》、《刁遵》、《崔敬邕》等皆倾左；《马鸣寺》尤甚。唐欧书倾左亦特甚。然观者仍觉其正，无不安之感。盖结体以得重心为最要。论书者所举横平竖直者，平不必如水之平，虽斜亦平；直不如绳之直，虽曲亦直。唐太宗赞王羲之书所云‘似欹反正’者，即得重心之谓也。”

(43) 这句即玩之不觉其倦。“为”与下句的“其”皆语气词，无义。

(44) 手追：以手追摹，即临摹。

(45) 此人而已：犹言仅此一人而已。

(46) 区区：小，细微。